

“文学进军”擂台
征文 第九季

唯有归家解深寒

李爽爽

大寒,是冬日的尾声,亦是新年的序曲。在这冰封雪飘的时节,人们的心头却涌动着浓浓的暖意,只因一个字——家。

大寒有三候:“一候鸡乳;二候征鸟厉疾;三候水泽腹坚。”简而言之,便是鸡能孵小鸡,飞鸟急归巢,水冻结至中。寒冷至极,春天便在眼前。此刻,那些远方的游子,心头的归思更甚。

办公室的两个外地同事在热火朝天地用手机抢票订票,“哇,太棒啦,我终于订上啦”一个同事看着手机两眼放光,激动地蹦起来高呼,那架势似乎下班就能马上出发,这份开心不亚于中了头等彩票。我呷了一口热茶水,脑海中品味着“过年回家”这件事,心头涌起一阵暖意。

曾几何时,我也是订票大军里的一员,远在异地求学的四年,每到岁寒之时格外思家,家,总能让人卸下许多疲惫,单单回家这件事就带来满满的松弛感。那时每次回家都是轻装上阵,一个背包便坐上了回家的火车,而每次回校却总是大包小包,沉甸甸的,里面装的都是家的满满爱意。家,真是每个人心上最好的充电桩,积攒一年的身心疲惫就在这一回一来中消失不见,新学期的太阳又照亮一个精神抖擞,斗志满满的我。

岁寒归家的旅途上最深刻的是车站,大寒之后火车站总是人山人海,川流不息,大包小包的行李挤满了整个站台。一辆辆列车载着旅客奔忙,一声又一声的汽笛声响彻云霄,当列车门打开的一刹那,那些辛辛苦苦的打工人,那些异地求学的读书人,那些定居他乡的小夫妻都争先恐后地涌向前去,车站人群的喧嚣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,热闹非凡。人们脸上荡漾着笑意,哈出的热



脚下的大寒

马晓坤

凛冽的寒风,翻动着季节的册页,将时光定格在二十四节气中的大寒。每到这时,我都会想起儿时的冬天,想起寒气逼人的大寒日“踩岁”往事。

“小寒大寒,杀猪过年。”童年的记忆里,到了大寒,人们会忙着赶年集、买年货、写春联,扫尘涤物,除旧布新,腌制各种腊肠、腊肉,或煎炸烹制鸡鸭鱼肉等各种年肴,闲适了近一个冬天的村庄,开始热闹起来,村前院后处处洋溢着浓浓的年味。而对孩子们来说,我们除盼着过年有新衣、穿新鞋和吃上各种美食之外,最开心的是“踩岁”,那是迎接新年的小狂欢。

大寒这天一大早,爷爷仪式感满满地掀去覆盖在芝麻秸垛上的柴草和塑料布,一捆捆码放整齐的芝麻秸便气宇轩昂地露了出来。接着爷爷热火朝天把芝麻秸撒在院子里,延伸到马路上。原本冻得硬邦邦的地面,像盖了一层厚厚的棉被,招惹得鸡鸭鹅鹅欢着欢儿寻找食物,恬静的小院沸腾了。

芝麻秸全部准备停当,爷爷乐呵呵地招呼我和弟弟踩芝麻秸玩。刚刚钻出暖乎乎热被窝的我,闻听消息,立即来了精神头,兴奋地叫嚷着、争抢着冲出房间,哈着缕缕白气,肆无忌惮地在院中奔跑着、嬉笑着,脚下不时响起此起彼伏的“咔嚓、咔嚓”声,听着别提多带劲了,好像威风凛凛的冬天与我们不相干一样。

爷爷从没有像今天这么慷慨,撒了一地的芝麻秸供我们玩耍,因为芝麻秸可是咱家的稀罕物,由于芝麻不算高产量的农作物,家里从不大面积种,若是

气也充满了暖意,仿佛赶上了车便是赶上了年。春运真是一首动人的诗歌,诉说着亿万游子的归心似箭和家的呼唤……

想到此处,我不得捧着暖暖的水杯望向窗外,看那大寒天里,一棵棵树木披着洁白的棉被凝望远方的归途,零星的种子,悬挂着巴望。一阵风儿吹过,树枝晃动,种子伴着雪花簌簌的洒落,种子也感激这寒风寒雪,让它们更快的投入大地的温暖怀抱吧!此刻,又是一个大寒之日,又是一场岁末之旅。每一片落叶都拥抱着土地,每一条道路都唱响归程。

归家何以解深寒?除了家的温情,还有节的欢快!

大寒到立春这段时间,家乡有很多传统民俗让人们忙中有乐,乐中有盼,如除旧布新、制作腊味、祭灶、尾牙祭等。最有意思的一个习俗便是“踩岁”。家人把芝麻秸洒在地上,取“芝麻开花节节高”之意,让小朋友踩碎,谐音“踩岁”,寓意岁岁平安,象征一年更比一年好。有时不容易买到芝麻秸秆,也用花生壳、瓜子壳代替,一边踩一边念叨“岁岁平安”。家乡每逢此时总会有踩碎的快乐,“吱啦啦啦”“嘎吱嘎吱”,小伙伴们在蹦蹦跳跳的热闹里又长大了一岁。此时母亲制作的腊肠也一节一节挂满院子,芳香四溢,远远望去,像一支支蜡红色爆竹,十分喜庆,映衬着玻璃上一张张剪纸窗花,年味就在这片红艳艳的吉祥里越来越浓。

回家,多么温暖的一个词,唯有归家解深寒,安顿好身心才能更好的出发!家是我们永恒的港湾,是我们心灵的归宿。让我们带着家的温暖,迎接新一年的挑战与机遇。因为无论何时何地,家都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。

种,也只是种点够压榨几瓶香油的量就行了。于是,秋天芝麻颗粒归仓后,细心的爷爷将芝麻秸一把把捆扎好,堆放在一起,并提醒家人,芝麻秸是不能当平常的柴烧的,留着有大用。不曾想芝麻秸经过近半年岁月的洗礼,终于有了用武之地。我以为踩碎芝麻秸,是方便生火做饭,而听了爷爷的“高谈阔论”,不觉对貌不惊人的芝麻秸高看一眼,原来大寒节将其踩碎,赋予了它不同寻常的文化内涵。

进入大寒时节,虽然处处呈现出冰天雪地、天寒地冻的隆冬景象,但由于大寒紧邻着春节,千百年来,在民间也因此形成了许多有趣的风俗,比如接灶神、糊窗、吃“消寒糕”等,而踩芝麻秸亦是古老习俗之一,因为“芝麻开花节节高”,人们把芝麻秸撒在路上,供孩子们踩碎,谐音吉祥意“踩岁”,同时以“碎”“岁”谐音寓意“岁岁平安”,既为讨个好口彩,又使大寒驱凶迎祥的节日意味更加浓厚。

爷爷绘声绘色地讲述,让我“踩岁”的热情倍加高涨,忍不住踩得愈发酣畅淋漓,然而意外发生了,我脚下一滑,重重摔倒在地,刚才的欢腾劲荡然无存。爷爷一边安抚着拍打我满身的芝麻屑,一边意味深长地说:“‘踩岁’可要一步一个脚印儿,只有步子扎实,芝麻秸踩得细碎不说,还不容易摔跟头,等赶明儿你长大了,做什么事都要如此!”爷爷的话我听得懵里懵懂,但多年之后理解了良苦用心,特别是在遭遇挫折时,那暖心的话语,常在我耳畔回响。



霜花之美

高红丽

冬日的清晨,我最期待的就是开满窗户的霜花。霜花种类繁多,仿佛一片小型森林。有的像随风摆动的芦苇,有的如尖如针的松枝,有的似六角形的雪花,有的仿佛团簇相拥的灌木丛,也有的像我最喜欢的轻盈的蒲公英。但只消一会儿,它们就化成了水。霜花生命太短暂了,幸运的是我已将它们美丽的样子刻在心里。

或许就是因为短暂,霜花就成了作家笔下的“宠儿”。迟子建在《寒夜生花》中描写的霜花,一时有一时的美。太阳出来前,满窗姿态万千的霜花犹如一个国库;晨曦初现时,柠檬色的霜花像一层金箔纸;太阳完全冒出头,橘红的霜花仿佛浓郁的葡萄酒;太阳升得高了,霜花变回一片银白。升得再高,便开始消融。霜花生命如此短暂,但作者偏爱这变幻无穷,捕捉下每时每刻的美。

肖洛霍夫笔下的霜花,美得浪漫。他在《静静的顿河》中说:“花圃外面的树上都挂着一层毛茸茸的霜。风一吹,霜花飘落,在空中散开,太阳一照,映出了彩虹般的光彩。”在作者心中,毛茸茸的霜花美不胜收。但它们太脆弱,一阵风就将其吹落,仿佛霓虹灯散落。霜花的美瞬息即逝,但它们绽放的七彩光芒足以让人为之陶醉。

在古代,文人墨客们也偏爱这短暂的霜花。明代诗人林坦在《霜花》中这样写道:“铅华荏苒银屏隔,梅额轻盈玉镜空。蜂蝶飞来空恋恋,不知何处是芳丛。”在诗人的眼中,霜花犹如盛妆的少女,美丽而纯洁,犹如梅花般清新。花花草草栩栩如生,引得蜂蝶都飞舞而来。可是,霜花虽美却短暂。诗人于是将这番美景落在笔上,浮于心头。霜花本就无缘日光,但曾相见,也是人生一大幸事了。

霜花大大小小,姿态各异,有的甚至让人说不出它的样子。当代诗人赵丽宏就曾感叹自己想象力的贫乏:“它们似乎像世上所有的花儿,又似乎全都不像。”它们美得沉静又精致,当暖洋洋的阳光流进屋子,霜花早已融化,像一行行泪水,在玻璃上无声无息地流淌。但诗人已在心中,将这短暂的美记下,这一朵朵有生命的花,是一首首无比精妙的诗。

霜花美若精灵,却如流星般短暂,这易逝的美丽更加弥足珍贵。它们融得自然,却消不掉我心中对它们的眷恋。

